

影 绘 站 坛

外交家胡世泽杰出的一生



胡永宁 著

坛站绘影

外交家胡世泽杰出的一生

胡永宁 著

致 谢

1989年5月,也就是家父去世十七年之后,中国政府派在联合国服务的邱应觉先生见到了我。当时邱先生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政治委员会的副司长,他与家父从未见过面,但是他告诉我,在联合国机构中至今仍浸润着胡世泽先生的品格和遗风。这种出自一位坚定共产党人对于一个毕生反共人士的评价是非同寻常的。邱先生以父辈的诚挚态度建议说,在我们的家庭中应该有人撰写家父的传记,我们有责任把他一生的事迹介绍给中国的公众。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已经变得开朗,人们对于在海外卓有成就的中国人的生平都怀有浓厚的兴趣。

家父留下了大量涉及他外交生涯的档案文书,以及许多详实的日记。1972年他逝世后,我们决定把这些文件资料捐赠给设于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市的“战争、革命与和平胡佛研究所”,以便日后研究历史的学者们能够利用。

牢记着邱先生的劝告,我决心设法完成这项任务,深信家父九泉有知,也定会赞成我这样做的。关于这本书写成后如何翻译成中文和在国内出版,邱先生给了我一些有益的指点。我幸运地从台北的太平洋文化基金会获得资金支持,使我得以进行调研旅行。我制定出我的旅行计划和调研方案,决定从翻译家父的法文日记着手,开始这项工作。

1990年3月,我前往加利福尼亚,钻研存放在胡佛研究所的卷宗与日记。我也拜访了家父的老友和同僚刘锺大使,从他那里我了解到家父在中国代表团和联合国时的一些幕后情况。在这次

访问中,我还和约瑟夫·史迪威的女儿艾莉森交谈了一个下午,她熟悉蒋介石,并对 40 年代的中国形势有亲身的体会。

1990 年末,我去台北查阅政府档案。我住在叔父胡世勋的家里,他以前是驻外大使,当时正供职于外交部。承蒙他的关照,我得以进入政府的档案馆,每天在译员吴雅梅的伴随下,乘坐世勋叔的高级豪华轿车前去档案馆。我在那里发现许多家父亲笔撰写的,从凡尔赛和约到 30 年代初期这段时期的官方文件。还找到几箱有关先祖父胡惟德生平经历的卷宗。

1991 年我利用假期在纽约研究联合国的档案,并乘机会见一些家父昔日的同僚和朋友。有一两位拒绝我的访问,其他的也仅能提供一些泛泛常谈。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并愿意讲述重要事实,特别是顾维钧博士的女儿顾菊珍女士,她是家父最亲密的朋友与合作者之一,不仅自童年时代就认识家父,而且从 1947 年起曾与家父在联合国托管部共事,她退休时是托管部非洲司的司长。她的学识与正直令我极为钦佩。另一位是钱泰大使的儿子钱家驊,他也是我家的朋友,曾与家父先后在伯尔尼和联合国共事。钱家驊以无比的坦诚对家父所经历的国际舞台进行了公正分析,使我得以洞悉家父的工作环境。我还要感谢洛兰·谢伊,谢咸达,文纪洛,鍾嘉谋,菲利普·德·塞纳,艾琳·贝和于梦玲等人给予的帮助。

1992 年,我因进行调研工作去到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档案馆,还再次访问了胡佛研究所。这时我有幸会晤了伍启元教授和董霖教授,他们分别是家父在联合国和重庆时的亲密同僚。

我尤其感谢菲比·菲利普斯和我的侄女润珍,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在本书的写作上自始至终给予我支持和鼓励。

我特别应该感谢我的朋友林恩·布谢尔,她承担了删除原稿中大量繁冗细节的任务,这些细节尽管对我个人来说颇为生动,却有妨碍正常叙述之虞。她作为一位老练的新闻工作者,帮助我把

调研的资料裁剪、润色成为成品。

我还要感谢我的顾问，阿莫利布罗斯的简·塔特姆，感谢她的卓越才能，乐天性格和奔放的热情。

最后，我不能不表达，我衷心感谢我家的所有成员，其中包括杰里米·埃尔德里奇，他提供了许多轶闻和往事，使家父的形象能够更加丰腴。

年 表

- 出 生 1894 年 11 月 18 日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先祖父时为中国驻美使馆秘书)
- 1899 年 前往莫斯科
- 1905 年 毕业于俄国皇家小学
- 1912 年 毕业于圣彼得堡安娜中学,得凯撒奖。在俄国期间曾数次去到日本(先祖父自 1908 年起任中国驻日本公使)。同年前往巴黎,就读于私立政治学院外交系,毕业时以优异成绩获金质奖章
- 1916 年 获巴黎大学法学院法学士学位
- 1918 年 获法学博士学位,得古朗库尔奖,和博士论文奖。博士论文题为:“中俄近代关系之传统基础”。夏季在牛津和剑桥
- 1919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任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助理秘书
- 1920 年 任出席国际联盟布鲁塞尔会议中国代表团团员
- 1921 年 任出席禁止贩卖妇女儿童会议和国际财政会议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任出席国际联盟最初五次大会以及国联召开的许多其他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任中国驻比利时公使馆三等秘书,但由于随后的任命未到职。任出席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

1922 年	任中国驻柏林公使馆二等秘书
1923 年	晋升一等秘书
1924 年	晋升中国驻柏林公使馆代办
1925 年	任北京政府外交部参事,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关税会议
1926 年	任关税特别会议编纂处副处长。同年任督办中俄会议事宜公署专门委员
1927 年	任外交部条约司科长
1928 年	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兼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秘书,未到职,改任外交部秘书兼总务司交际科科长
1929 年	派为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
1930 年	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1931 年	任谈判中东铁路问题中苏会谈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出席国际联盟有关中日争端的所有会议
1932 年	任国际联盟中国全权代表办事处处长。兼任驻瑞士公使馆代办。任日内瓦国际劳工会议首席代表。在国际联盟鸦片和其他危险麻醉药品顾问委员会代表中国
1933 年	升任驻瑞士特命全权公使,仍兼国际联盟中国全权代表办事处处长。在国际联盟社会问题顾问委员会等各种委员会上代表中国
1942 年	回重庆,任外交部常务次长
1944 年	任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和顿巴敦橡树园会议中国代表
1945 年	任出席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同盟条约会议,任专门委员和官方译员

1945 - 46 年	任出席伦敦联合国筹备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代表。授大使衔。
1946 年	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主管托管和非自治领土情报事务部
1947 年	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前往巴勒斯坦,出席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
1948 年	以同一身份前往朝鲜,出席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
1955 年	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主管会议事务部
1962 年	任联合国技术合作专员
1971 年	1971 年 12 月 31 日自联合国退休
1972 年	1872 年 6 月 9 日以癌症病逝于美国纽约

获得的荣誉勋章

- 蓝绶带宝石勋章(中国)
- 景星勋章(中国)
- 王冠勋章(伊朗)
- 尼罗河勋章(埃及)
- 白狮勋章(捷克斯洛伐克)
- 王冠骑士勋章(比利时)
- 乔治一世勋章(希腊)
- 国家太阳勋章(秘鲁)
- 南十字勋章(巴西)
- 三级荣誉勋位勋章(法国)

目 录

致 谢	I
年 表	IV
第一章 童年时期	1
第二章 日内瓦	25
第三章 伯尔尼	48
第四章 华盛顿	69
第五章 重庆	80
第六章 战争结束	96
第七章 托管部	115
第八章 以色列	128
第九章 朝鲜	143
第十章 托管部—1951	156
第十一章 托管部—1952	182
第十二章 托管部—1953	197
第十三章 托管部—1954	211
第十四章 会议事务部	232
第十五章 技术合作	258
第十六章 后记:徐入黯夜	284

第一章 童年时期

家庭背景——母亲之死——欧洲教育

胡世泽 1894 年 11 月 18 日出生于美国华盛顿,是当时中国驻美国公使馆秘书胡惟德十二个孩子中排行第一的长子。由于他的出生地在美国,人们常误以为他是美国公民。然而根据外交规定,即使是在美国首都,因他是出生在中国外交使团的领域内,仍是中国国民,这就满足了他父母的爱国愿望。

这个情况纯属偶然,就像一个人有可能出生在计乘车或者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上一样,实际上,从他的成长过程看,胡世泽决不能算是美国人,他已记不起在美国的幼小孩提生活,后来他接受的是东方的、斯拉夫的、拉丁的文化教养,但从未受过北美文化的熏陶,尽管他最后变得对美国的生活感到安适自在。

就在我父亲降生的三个月前,中国和日本互相宣战,这是两国在朝鲜竞争角逐十年的结果。对中国而言,这是一场灾难。欧洲国家和美国曾试图调停,但无济于事。日本人在陆海两方面均占有优势,很快就在几个战略地区获得胜利,形势对中国已变得无望。

虽然他们强烈意识到祖国的危机,我的祖父,祖母还是沉浸在盼望已久的第一个孩子降生的喜悦中。祖母已有五次小产,原以为她再也不能生育孩子。这次怀孕时她就忧虑得不能入睡,夜复一夜地醒着躺在床上祈祷。她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但是就在婴儿降生三天后,中国军队在鸭绿江边和旅顺港遭到惨败。祖父说:

“我们要为这个男孩取名维克托(Victor,胜利者)。他是我们信念的象征。我们必须打败日本人。”

将近5个月后,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虽说“胜利者”象征着终有一天会要复仇雪耻,但是中国不得不为这一天等待了五十年。

父亲将要演出他的角色的背景,无论从任何标准来说都是丰富多彩的。他的父辈跨越两个时代,先是古老的满清王朝,然后是取代它的新建共和国。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危险时期,但祖父努力做到对两个政权保持忠诚。他一直是清朝最后一位太后的忠实官员,当父亲出生时,他已成为一名政治家和小有名声的外交家。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能讲英语和法语的外交官之一,祖父是适合外交工作的理想人选。在他的外交生涯中,曾在诸如英国,日本,俄国,秘鲁和法国等几个国家代表中国。

祖父的童年时期生活在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早逝后便由母亲和祖父抚养成人。幸运的是他的祖父能够教他中国古文,使他得以受到教育。怀着企望成功的雄心壮志,勤奋攻读,使他在学校中崭露头角。当他被送到上海学习外交事务时,他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辛勤工作是成功的关键,这是祖父要传授给他儿子的另外一课。

虽然祖父已肯定地摆脱了原先的贫困,但从未背离童年生活的影响,他热爱农村。父亲一直感到在大城市的氛围中最为安适,但祖父的最愉快时光却是在乡间住宅度过的。这所宅子是他和他的第一个妻子去世后得到的,一直保持到二十五年多以后他自己辞世。他常在这里独居静养,一住多日,特别是在他的晚年。

这所住宅原是一座寺院,并且有若干亩土地。祖父常常在附近的田野漫步,成为人们熟悉的一位人士。他从未忘记他的卑微出身,总是悠然地拄着手杖,像和外交官们谈论国事那样与当地的

农民们闲话桑麻。

父亲两岁时，祖父被任命为驻俄国的中国公使馆参赞（后升公使），于是全家迁往圣彼得堡。父亲对圣彼得堡的最早记忆是一个将要结束的时代。沙皇，拉斯普京，柴可夫斯基，以及那个正在逝去的时代的所有传奇故事，给他逐渐灌输了对斯拉夫精神的怀旧情结。虽然他的信仰是正统的儒家思想，但他深受教皇格列高利圣咏的感动，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总是前去参加俄国东正教的复活节礼拜。

也是在圣彼得堡，父亲经历了他的第一次人生悲剧。当他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儿时，在一个严寒的冬天夜晚，他的保持着中国文雅习俗的母亲坚持要陪送一位使馆客人去到前门。她穿着单薄的中国布鞋缓步通过前花园。那天寒风凛冽，她回到屋中时已冻得发抖。当天夜里她高烧得不能入睡，过了几天就出现肺炎症状，尽管进行了紧急抢救，还是不到一个星期就故去了。父亲从来没有从突然丧母的痛苦中恢复过来。终其一生，他都感到从未有幸享受一份真正的母爱。虽然他后来曾在回忆中深挖对母亲的记忆，然而都无可避免地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影子。他对母亲仅有的一点印象，大部分都是来自别人的叙述。那是一位文静娴淑，待人诚挚的妇女，曾经满怀生下儿子的喜悦，可惜只是悲剧性的昙花一现。

祖父同情他儿子幼年失母的悲痛，但他是个老派的人士，不容易表露感情。虽然父亲后来描述他和蔼可亲，但他是个严厉的父亲。父亲作为祖父的长子和他第一位妻子的唯一的一个儿子，从一开始便觉得家庭对他是寄予厚望的。

父亲的母亲去世后，按照习俗，祖父本可从俗把他的妾（她后来为他生了六个孩子）扶为正室，然而此事却使他左右为难。因

作为外交官的夫人应该具备某些条件,例如外语,而妾则不一定必须懂得。显然受过教育是必需的先决条件。经过认真的考虑,一位朱小姐被选择为第二位正室夫人。

朱小姐出身于上层家庭,受过美国的大学教育,精通中国和欧洲文学。她不仅具备文化教养,而且家庭富有。她的父母当然希望他嫁给一个有钱的男人,并不满意她自己的选择。她委身于我的祖父这一事实,说明她受到的教育使她思想进步,能够重视祖父的其他令人钦佩的品质。

尽管从一般的观念看来,祖父决不是一个恋家的男人,可是在此后许多年中,只要他有时间和心情,总是十分关注他日渐扩大的家庭中的八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带着一大帮孩子挤在私家小轿车里,豢养的小狗跟在后面,一起去北海公园游玩;这是年幼孩子们的乐事。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是祖父六十岁时生的。

父亲由于和他的年幼弟妹们存在着年龄差距,又因他长期生活在欧洲,所以当他休假回到中国时,总是尽量和他们一起玩,给小弟弟们翻筋斗,当马骑或玩纸牌魔术。发现孩子们看到他用灵巧的手法从胸前口袋中或耳朵后面翻出一张红桃么的惊奇神情,他玩得越发来劲。直到有一个孩子紧盯着神妙的纸牌,识破了他的诡计,拍着手尖叫道:“我看见了,我看见了,骗人,骗人。”这样一来父亲作为魔法师的名声便立刻破灭,但周围回响着欢乐的笑声。

他特别喜欢比他小十岁的奥古斯丁(Augustin,学名世熙),而且事实上在给他这个弟弟起名字的时候起了很大的作用。父亲虽然没有杰出的音乐天赋,但他在一件事情上都追求完美。那时他正在钢琴上执着地练习歌曲“啊,你爱奥古斯丁”,使家中其他的人也不得不以之作为娱乐。所以当这个家庭中第二个男孩子出生的时候,似乎很自然地就给他起名叫奥古斯丁,因为这个名字已经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中。

除了年龄上的差距和对他作为长兄而给予的尊重外,父亲和他的弟妹还有一种文化上的差距,他是在国外出生并接受教育的;而他们的文化则是中国的。甚至他所说的中文也和他们的不同。因此本来可以缓解他沉默寡言天性的热情和亲昵,也就不存在了,甚至反而增加了他的孤独感。他和孩子们在一起并不感到轻松自在。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和自己的孩子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疏远。

祖父的继室虽然喜爱她丈夫前妻的儿子,而且常常把他当作自己三个儿子的学习榜样,但在父亲心目中她并不能代替亲生的母亲。这位继母目光敏锐,言语犀利,父亲在对她表示尊敬时,总觉得感情中似乎缺乏一种对自己生母的那种亲子之情。到我的祖父去世后,随着不可避免的角色颠倒,父亲才成为她的顾问和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加深了。30年代父亲在日内瓦时,他们经常通信联系。在北京的继母倾吐了在日本人入侵中国之际,对她的儿女们的担心和教育他们的艰难。在支绌的经济状况下,她只得向父亲寻求帮助和征求意见。

实际上父亲自六岁起所受祖父的影响大都是在祖父离家的时候形成的。祖父自1890年出国任驻英使馆随员,1894年任驻美使馆秘书,1896年任驻俄使馆参赞,1902年升三品卿衔使俄大臣,1907年内调外务部右丞,旋又出使日本,他频繁地往来于欧美各国,使父亲对他的外出已习以为常,以致后来竟认为他在家是例外,而不在家倒是正常。

虽然祖父的事业和他第二次的婚姻使他明显处于优越的环境,但家庭中并没有奢华的习气。他欣赏社交和宴会的快乐,也同样喜欢恬静的乡村情趣。他仍然保持着农民的节俭习惯,即便在他离家外出时,也确保家庭事务的处理不得有任何社会上常见的浮华奢侈作风。

当时大多数外交官去国外赴任都带着他们的儿子,可是祖父不打算打断父亲的教育。1907年他被任命为驻日公使时,便将父

亲安置在圣彼得堡他的老朋友特鲁别茨科伊亲王和王妃的家里。

这种家庭环境的改变对某些孩子可能会形成心理创伤,但对父亲来说,却给他提供了自幼儿以来所没有感受过的幸福。特鲁别茨科伊王妃结婚时十七岁,亲王比她大二十岁;虽然他们的年龄差距很大,却是一对恩爱夫妻。王妃与罗曼诺夫家族有亲戚关系,很有教养,待人彬彬有礼。但年轻的乐观情绪和幽默意识冲破了她所属阶级的清规戒律,她天生地充满柔情,锺爱她自己的两个儿子。当父亲来到他们家时,她把这种爱心也延伸到他身上。

父亲很喜欢她,尽管在这样幼小的年纪,他不明白为甚么特鲁别茨科伊一家和其他俄国贵族对罗曼诺夫皇室会有不懈的忠诚。在俄国教堂做礼拜时,随着低沉的赞美诗,缭绕的香烟和金色的圣像,为沙皇及其家庭的祈祷占了礼拜活动的大部分内容。如果说父亲对他们崇拜的对象抱有怀疑,却从未怀疑过礼拜的表面仪式。东正教礼拜的庄严气氛淹没了他,这种记忆伴随了他一生。特鲁别茨科伊一家和他当时就读的高级贵族学校的大多数同学在俄国革命中被殄灭的事实,使他终生对共产主义抱有反感。

在安娜中学,父亲除了获得友谊外,还开始学到后来证明对他是如此宝贵的语言知识。这所学校原先是德国人办的,所以德语自然成为那里讲授的语言之一。虽然不是军事学校,但学生们穿着统一的制服,看起来像是军装。如果说学校本身仍然保持着代表过去时代的象征,学校的课程安排倒不是那样,父亲享有受到这个国家一些最优秀教授进行教育的荣幸。其中之一是当时的一位著名诗人,学校规定他讲授古典文学,但他对现代文学的热爱充满他的课程。父亲作为他的最可造就的幼小學生,被点燃了对文学的热情,这种热情贯串了他的一生。

作为小男孩,这些小学生都只被呼以教名,一旦到了十三岁,就被称以全名,包括教名,父名和姓,但不包括任何头衔,以表示相互尊敬和平等的社会阶级。

学校里不需要严格的纪律制度,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来自上层社会,在家里从摇篮中就学习了礼貌和顺从。尽管父亲既不调皮也不捣乱,但他的问题是喜欢说话和与人交往。他不惯于安静,因此常被老师命令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中罚站,让他呆在那里,直到能够控制住他的舌头为止。

这种事总是令人难堪的,他害怕回到家中再遭到申斥,尽管申斥一般并不严厉,只是来自特鲁别茨科伊亲王的责备和取消他饭后游戏或星期日去滑冰的权利。

特鲁别茨科伊家的府第和当时其他俄国贵族的府第一样,宽敞,而且在冬天总是温暖的。房间里到处燃着明火,充满木柴的烟味。在寒冷的季节,还安装上双重窗户以抗御外面的冰雪严寒。窗户的两层玻璃之间有浸透着化学药品的棉花,防止结冰。

正如大多数贵族家庭一样,使用着比家庭成员还多的仆人。除了必有的保姆之外,还有一位家庭教师,通常是年轻男人。冬季天黑得早,当气温降到负 25 度以下时,孩子们便呆在家里,由家庭教师辅导。

吃饭时,家庭教师和保姆与家庭成员坐在一起。保姆都是外国人,来自良好的家庭并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教育水平。在非常富裕的家庭中,每个孩子都有一名保姆。在饭桌上全家按传统只说保姆国家的语言,从而强调了对她的尊敬与感情。这也是父亲后来在他自己的家庭中坚持的传统。虽然我们都能够说几种语言,并且喜欢在别人面前把几种语言混杂着说,以此取乐,但从不允许我们在保姆面前这样说。

特鲁别茨科伊家的英国保姆格利佛小姐来自格拉斯哥,是位很讲究规矩的女人。父亲就是跟她学会了说非常流利的英语,以致 1912 年他在安娜中学毕业时,被选出来用俄语和英语发表告别演说。

如果说格利佛小姐博得了父亲的尊敬,那么,勒妃夫小姐则博

得了父亲的倾慕。勒妃夫小姐具有一半法国和一半波兰血统，曾在俄国受过教育，是一个父亲也渴望同样做到的世界主义者。她有着黑色的眼睛，柔和而带有浪漫情调的口音。她的飘拂长裙和离去时留在空气中的淡淡香水气味，使她成为父亲少年时期的仰慕对象。问他为甚么如此迷恋这个新来的保姆，他梦幻般地回答说：“因为她太美了。”看来父亲对于美色的喜爱在小小年纪时就萌芽了。但在勒妃夫小姐之后的德国保姆克伦佩雷尔小姐却没有能引起父亲同样的反应。他声称克伦佩雷尔小姐不喜欢他，所以他也不喜欢她。看来在父亲的感情中，美色倒也不是不可思议的必然出发点。

特鲁别茨科伊亲王曾在英国学习，一丝不苟地遵从吃正餐时衣着整齐的英国习惯，并且希望全家也都如此。然而，尽管表面气氛显得正规隆重，但吃饭时总是一段快乐，混乱，而且常常喧嚣的时刻，在人们喋喋不休的说话声中，父亲的声音一直是最为突出的。

每个孩子，包括父亲，在府第中都有自己的房间。当度假时，全家人连同保姆、家庭教师以及仆人们，全都前往在芬兰和在波罗的海海滨的家庭别墅。在那里，男孩子们被鼓励参加体育活动，特别是骑马。父亲后来决定买他自己的比赛用马，便是受童年时养成的爱好骑马的影响。

拳击也使他感到兴趣，后来在巴黎他还不断寻找拳击伙伴；不过他们大多显得粗暴和未受过教育，故而在拳击场外很少来往。有一天在练习拳击时，父亲偶然失手，在他们之中一个人的鼻子上给了很重的一击，这时他立即垂下手臂道歉，但粗暴的对手却乘机回敬了他一击上钩拳，把他打倒在地失去知觉。

特鲁别茨科伊亲王虽然家庭富有，但仍追求作为高级文官的事业。这倒不是由于任何经济需要，只是希望做一个为国家服务的人。父亲在特鲁别茨科伊家养成的许多方面的价值观，他自己